

神农城迹

2024年12月3日
星期二
责任编辑:郭亮
美术编辑:左骏
校对:谭智方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

当地村民修建的一经堂牌坊

株洲文脉

明经书院 一座宗族学堂的前世今生

贺宗玉

千古岳飞，能文能武，忠君爱民。论文，诗词佳作后世流芳；论武，岳家军威压强敌；论忠君，他尽忠报国，天日昭昭；论爱民，他教育岳家军“冻死不拆屋，饿死不掳掠”。

茶乡有幸！伟大的岳飞曾经来过茶乡，他一句“以一经教子”的嘱咐，对茶乡崇文重教传统的形成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；源于岳飞的明经书院，自南宋开始，历元明清，直至今日，茶乡人津津乐道。

从一经堂到明经书院

南宋绍兴二年(1132)，岳飞率八千军士从江西进入茶陵。大军到达火田五门，驻扎云盘岭。当地富户尹彦德兄弟率族人擒军三日。据火田《尹氏族谱》记载，尹家兄弟劳军的“详单”是：每人每天一斤牛肉、一壶酒、两斤大米，每人一双鞋。岳飞招来彦德座谈，一为表达谢意，再者了解民情，两人言谈甚欢。临别，岳飞说：“君，长者也，富而无文，当以一经教子，后必有显者。”说完，岳飞还挥笔写下“一经堂”三字相赠，以为留念。岳飞的意思是，你是厚道人，又有钱财，但文化差了点，你让后代接受儒家文化教育吧，尹家将来必定有显贵之人。

尹彦德手持墨迹未干的岳将军手书，回到家里，召集族人商议决定，将火田尹氏祠堂堂号更名“一经堂”，并将岳飞手书“一经堂”制成牌匾，悬挂祠堂正厅。

据尹氏族谱记载，岳飞还赠赠一方、赋诗一首，但最核心的还是赠言。岳飞嘱咐“以一经教子”，是希望彦德富而兴教，以文化人。岳飞的嘱咐，尹彦德牢记在心。从那以后，他与兄弟、族人耕读并重，让子弟读书识字，修身修德。

多年后，彦德之子尹士望在一经堂东侧建“明经堂”，内有讲堂、斋舍、藏书楼，供火田尹氏子弟读书。明经堂后来改称明经书院。

清同治九年版《茶陵州志》记载：“宋岳忠武讨曹成，军至茶，尹彦德稿以牛酒。忠武请于朝，遣国子生教其子弟，因建书院。杨诚斋为之记。”由此看来，岳飞对尹氏家族不只是表达了期待，还给予了实实在在的援助，那就是帮助尹氏家族请老师——请求朝廷派国子生去执教。“忠武请于朝”的具体时间，当在1132年至1141年之间。因为，岳飞1141年被革职，次年1月蒙冤被害。还有一说，“明经堂”改称“明经书院”，为宋高宗赵构所赐。此说倘若属实，也当与岳飞密切相关，因为1140年郾城大捷之前，高宗对岳飞颇为倚重。以赐名而成就一段军民传奇、朝野佳话、崇文重教的风尚，何乐不为！“杨诚斋为之记”则是真实可考的事。当时远在杭州任职的江西诗人杨诚斋(杨万里)，特意为明经书院书写院名，并撰《明经书院记》一文。

我们不能确定以书院之名办学始于何年，但可以确定，明经书院是茶陵县最早的书院。今天看来，名将嘱咐，富家兴建，皇上命名，诗人书匾，国子生执教，这书院真是自带光环，十分荣耀。

经过五十多年文化教育的沉淀，尹氏族人在科考上初露峥嵘。宋淳熙十四年(1187)尹彦德同族宗尹子房考中进士。绍熙元年(1190)、绍熙四年(1193)尹伯正、尹仲正兄弟相继跟进。嘉定七年(1214年)，尹伯正之子尹襄然中进士。明经书院文风之盛，文运之昌，一时无两。

尹子房在《明经书院记》说：“经之用大

矣，是乌可以不明乎哉？自彦德公以牛酒过忠烈祠，忠烈义之，以其朴而未学赠以一经教子之言。而圣经之泽，于是乎流行于余族矣。”由此看来，岳飞“以一经教子”的嘱咐在尹氏家族产生了真实而深远的影响。

书院沧桑

明经书院，岳飞有首倡之功，彦德父子有奠基之劳，尹子房则有继承光大之力。1187年，尹子房中进士，拜官宜春县令，但他不热衷仕途而钟情教育。他在《明经书院记》写道：“余既荣拜宜春官，而倦于仕进，亦以授经吾家，必期无吝于忠烈所训。于居之近，筑为楼阁，前环溪流，远把高峰，植槐种竹，以扶游息之地。聚族子弟于其中而训之……”淳熙十六年(1189)，子房辞去宜春县令，重建书院，躬施教化，率尹姓子弟潜心学习。子房光大崇文重教的传统，难能可贵。

元朝祐祐三年(1316)，明经书院改为“长生观”，成为道教活动场所，但尹氏子弟依然在此读书。元朝末年，书院被陈友谅的部属焚毁。明永乐十六年(1418)，火田尹氏重修族谱，尹明瞻在其序文中说：“一经堂明经书院，旧贮书几千卷，宗谱前后二卷，乙巳(1365)兵燹，俱为弄纸者毁，一可惜也。家传武穆所赠古砚，旧落陈氏，今漫不可得，二可惜也。一经堂、明经书院所立碑并诗文若干首，湖亭所铸武穆所赠诗，劫变来，残石缺跌，一见见木，三可惜也。旧居火田同族八十余房，今仅存一二。”传说，尹氏族众与陈部作战，杀死陈部1000余人。次年陈部反扑，血洗尹氏家族，书院同时遭此浩劫。

明朝洪武二年(1369)，尹氏族人重修明经书院，得到士林的支持，书院再度兴隆。理学大儒湛若水、邹守益等应邀至书院讲学。明代茶乡文人多有歌咏一经堂的诗作，足见书院影响之大。

火田尹时夫中进士，之后赴临海任县令。文渊阁大学士、乡人张治作诗《一经堂歌》送尹时夫令临海。诗曰：
昔闻忠武追曹成，提兵远驻云阳城。云阳山人尹彦德，走入辕门气超逸。担牛酹酒餉三军，豪声鼓动旌旗色。忠武题赠一经堂，诚斋墨迹生辉光。山人从此知经史，儿孙奕世皆金紫。五百余年旧泽存，斗室之后复见子。文章早岁登青云，风骨况又如外祖。揭来足跟双凫免，赤城竹马欢声吐。能以一经为世用，满籛岂必黄金富。

火田尹台也是进士，他写了《后一经堂歌》，而举人谭绍珩则写了《一经堂歌次张少保韵》《一经堂歌次尹宗伯韵》两首诗，都是歌咏一经堂、明经书院故事的。

到明朝世宗嘉靖年间(1522~1566)，明经书院再次遭受重创。明万历年间(1573~1620)以后，书院基本废弃。有清一朝，明经书院无往时的辉煌，但仍是一处简陋的教学场所。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，在长生观旧址兴建火田公社卫生院，后来卫生院另址，原址处兴建了民房。近年，为纪念源于岳飞的茶陵第一家书院，村民在书院附近新建了一经堂牌坊。这座牌坊虽然与周边民居环境很不协调，但它的出现，却时时提醒人们，这里曾经书声琅琅，文风浩荡。科举时代尹伯正、尹仲正、尹中、尹襄然、尹天球、尹天凤、尹谦孙、尹毅、尹岳、尹惟日等十余进士从这里出发。

一次劳军，一句嘱咐，一座书院，一种风尚，学兴一姓，泽被一方。明经书院对茶乡崇文重教之风的形成，功莫大焉。

深口区以南，有镇名龙潭。

唐朝刘禹锡《陋室铭》开篇写道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觉得深口区能与这两句评语相匹配的地方，非龙潭镇莫属。此镇总人口两万出头，森林覆盖率高达90%，现今，年龄逾百岁的老人有4位，逾90岁的74位，逾80岁的615位，所辖村庄是妥妥的长寿村。

龙潭多寿星，得益于山水、绿林、民风。若要为龙潭的山水连一条览胜的路线，我这样连：龙潭水库—凤凰山—蓬源仙峰—方竹坳—四清湾，当然，龙潭纸画、铺展、点染的景物，纸墨有尽而意韵悠然。

寻梦，且往林海深处，那条迤迤迤迤三十里，水面达两千多亩的龙潭水库，两岸青山绵延，绿林毓秀如翡翠，一碧通透；山环抱着水，水倒映着山，山与水的青翠、清澈相融，一方天空晴朗，一派生生不息。

多年以前，在离毛家坪三公里溪水曲处有一潭，有大水壩戏于潭内，此地得名龙潭。龙凤呈祥的吉祥寓意和图案，不知是在不经意间还是用过心的，顺推可以想见，龙潭镇的凤凰山，得名与飞禽有关，或是栖于树林的雏鸡，羽毛修长有华彩，是《尚书》记载的十二纹章之一，象征文明有德，可谓形与义俱佳。每年，凤凰山的春天不是城里的一季，而是多季，城里的泡桐花早已谢落，而凤凰山路边的紫色泡桐花，还在为一众蜜蜂办着花宴，喇叭形的花，一簇一簇丰盈多姿，晶莹润泽而紫气沁人，让人爱慕得目不转睛。

将风转化为电，是为风电，高耸入云、巨幅三叶扇的风电装备，在凤凰山布得颇为壮观，这边，翻山越岭看风电，可以一直看到蓬源

仙峰。

蓬源仙峰海拔646米，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，位于深口、衡东、攸县三地交界处，距离南岳不远。这里曾是大唐四朝帝师李泌的隐居之地，他在此结草为庐，立鼎炼丹，潜心修道。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宰相，在峰顶修建了蓬源仙人庙，云蒸霞蔚间，令人遐想翩翩。

夏天，伴着风车一起宿营的召唤，使蓬源仙峰成为网红景点，而“安营扎寨”后，起个大早，看风车与日出同辉的美景，又会分分钟刷新游客的心情。

龙潭让人啧啧称奇的地方不止一处，蓬源仙山下，长有一坳方竹，高约三米，指头粗，竹杆呈方形，棱角方正有致。奇特的是，此地的方竹，移植到别处，即使能存活也不再方，而是会长成圆形。有专业人士将方竹生长的土壤拿去检测，也是家常土壤，并未检出其他成分，或此中玄机如天机不可道破，蓬源仙自带仙气和光华。

方竹坳的清奇呼应着四清湾，龙潭集镇东面一百米处，有地形奇特的四清湾，山清水秀于斯触手可及，“清湾”二字关乎曲水，是因其在龙潭水库上游，“四”字关乎山，因其四面环五座小山，形态各异。古人根据山林地貌，分别称之为龙形山、凤形山、虎形山、象形山及人形山，奇趣、古拙、农家美食集聚在此为人解乏。龙潭多寿星，还因民风淳朴、忠厚传家，有“走出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”的龙潭邑人，报效桑梓，捐款兴镇，促使龙潭镇的生态、生产、生活环境力争上游。全镇花甲老人四千八百余人，每到重阳节，各个村开几十上百桌酒席宴请老人已是惯例，热闹、暖心的场景成为佳话。至此，无须赘言，龙潭何以多寿星，答案已了然于心。



攸县高新技术开发区俯瞰图

株洲风物

从西门下出发 重走徐霞客攸县之旅

罗平

域面积23.8平方公里。

现今的水利桥是一座由红砖砌成的两拱桥，长约10余米，建于1970年代，距老桥约200余米。1970年代兴起的农村水利建设，将流经此地的江家湾水截弯改直，老桥拆除，在下游重建。桥边田垌中，一台插秧机正在插秧，操作插秧机的是种植大户杨发华。他高兴地告诉我们，通过土地流转，他的种植面积最高时达到1000余亩，现在仍然有200余亩种植面积。

(二)

跨过水利桥，继续西行，即为黄山。黄山绵延数里，山上遍生油松，此际大部分树已进入了油脂采集期。采油者在树干上开槽，油脂分泌后顺势流入采集器。当年徐霞客，“越桥而西，连上二岭，其西岭名黄山。下岭共五里，为黄山桥，有水亦自北而南，其水较大于水洞，而平洋亦大”。

下山即见黄山桥，今称黄双桥，横亘于浊江之上。清同治版《攸县志》载：黄双桥，坐永平乡河都。但县志没有记载始建时间和何人修建。今黄双桥是1937年，由当地乡绅董道祖、董厚昆倡首重建。桥长20米，宽4米，红石两拱桥。黄双桥跨越的浊江，发源于攸县网岭镇宝山湖村的苗盘冲石壁槽，流经网岭镇的宝山湖、灯笼桥、沙峰、龙塘洲，新市镇的新虎塘、土楼、石羊塘镇的佳台、洲上田、黄家坳、四星、贺家坪、谭家坳、达水桥，江桥街道的洪家洲、茅坪、宝塘、郭家坳、黄双桥、牛头湖、奥林、杨木港、桐坝、阴山港等23个村(社区)，于阴山港村的瓦屋汇入涑水，干流长51.4公里，流域面积484.2平方公里。黄双桥村地势平坦，境内多低矮丘陵和平原，素来农业发达。我们经过时，满塘的油菜已经成熟，担任向导的王重之告诉我们：今年花期雨水少，油菜籽饱满，应该是个丰收年。

在坝市中继续西行3里，一个小集镇映入眼帘，集镇名称牛头湖。在徐霞客游记中，没有牛头湖，只有牛头山，估计此时牛头湖作为一个集镇尚未出现，其出现的时间应该是清朝年间的事。向导王重之是牛头湖村人，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多年，后又任乡文化站长。他介绍说：牛头湖集市市场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三年(1778)，集镇上有4个村组，140余户，近700人。这里经济十分繁荣，有近30家大小不一的超市，逢三、六、九赶集，每场都有十多个肉摊卖肉。逢场时不仅吸引了周边五六个村落的村民，衡东高湖镇也有人前来。

(三)

一行人在王重之家用过中餐，午休片刻，而后继续西行，行走在名叫长冈湾的山冈上。这座山冈徐霞客称为长冈冲，山上多油茶。偶见几户人家，房屋颇为豪华，一打听，这里属桃水镇清江桥村。主人告诉我们，下山后即可看见清江桥。果然，一条小河自北而来，清江桥横跨在清江之上。清江为浊江主要支流，因水质清澈，故名清江。发源于衡东县与株洲市深口区交界的蓬菜仙南麓，在攸县桃水镇鸳鸯洲流入攸县，流经桃水镇谭家桥、竹如山、湾田、桃水、老君潭、杨木港、江桥街道的牛头湖等7个村，在牛头湖村的早采坳汇入浊江，干流全长40.7公里。

清江桥是座三孔红石桥，长约50米，宽约4米，何时何人建造，已无从考证。当年徐霞客笔下的清江桥风光是“桥东赤崖如回镜，洞从北来，大与黄山桥等。桥西开洋，大亦如黄山桥，但四周皆山，不若黄山洋南北一望无际也。”这说明清江桥至少在1638年之前就已修建，时至今日，仍可通行东风牌大卡车，其建筑质量，确实叹为观止。清江旧时水运发达，自清江桥顺流而下，可经阴山江、涑水、湘江，将攸县东西盛产的煤炭、稻米和茶油销往湘潭、长沙；溯流而上，可达100多里外的谭家桥，至今谭家桥还有播槽上、苏家码头等地名。

越过清江桥，就是睦田垌，这里今属桃水镇睦田村。垌里的油菜等待收割，一条数百米长的波槽跨越田野，几条小溪汇入清江。垌市周围，群山环绕，“洋中平畴，村落相望”。当年徐霞客十分惊叹，“界北诸山皆出煤，攸人用煤不用柴，乡人争输入市，不绝于路。”真要感谢这位400年前的老夫子，为后人描绘了明末攸县采煤的盛况。

攸县采煤始于东乡，西乡煤炭埋藏深，瓦斯多，比较攸县东乡的采煤，难度要大得多。按徐霞客的说法，攸西采煤达到“乡人争输入市，不绝于路”的程度，可见早在明末，西乡一带的采煤业便已形成一定规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里的煤炭采掘业进一步发展。2010年，桃水镇域有国有、集体、私营煤矿6家，煤炭年产量20万吨。

下午3时许，我们恋恋不舍地踏上归途，本次重走徐霞客攸县西乡之旅暂告一段落。作为今人，我既敬佩徐霞客对未知事物永无止境的探索精神，又为攸县拥有丰富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而自豪！